

全四卷

方正學文粹

四

三

土岐文庫

文庫17

W97

3

30

25

20

15

10



文庫 17  
W97  
3



方正學文粹卷四

○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

後學村瀨誨輔季惠編次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吳氏家藏

010185187484





大正學文集 卷四  
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

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為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怪，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

薛云：文不可好奇，又不可失之。涉易此作不奇，不易真至文也。



方山學文粹 卷四  
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亶亶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太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眾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隳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

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此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



大觀選文  
教化作政

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

薛云以張  
林譬君子  
小人最為  
明切其言  
近而指遠  
者乎

明文英華  
無宋宗  
弊禍羸童  
全集作敵

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禍。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



童羸車今  
從三異人  
錄

友山學友卷四  
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入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鳥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痲瘡。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

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為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為瘡久為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瘡之始作也。一二月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瘡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為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為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晉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為夸言以自高。每



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  
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  
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  
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  
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  
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義和推策以考日月之度。造父  
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  
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  
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  
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此。嘗辟諸醫。

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  
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  
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  
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  
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  
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  
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鬣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  
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



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  
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  
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為喜戚。則士之  
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  
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  
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  
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  
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為  
哉。如以得為喜。則將以失為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為。  
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

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  
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  
宗魯。年二十餘。竒傑有偉志。入大學。貧不能自給。人  
不見其有困容。子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  
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大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  
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為御史時無異。今之人  
有得孟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  
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偽為。而不能也。布  
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  
皆不為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



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為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族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

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為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為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况孝先卓卓



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

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凌君入太學序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大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為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為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為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為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



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為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嘒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為州里所推。予無

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為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為奇士。而惜余拙陋。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謹給敏如故。而為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為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為樂。元直攝衣



坐其下。俯首歛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慙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竒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折。而能悔悟者。有之矣。

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且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



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微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

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



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烏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為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恠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察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述，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



方正學文粹 卷四  
絢少者百羊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  
悟尚修其辭逞怪披竒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  
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  
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穿巧寬則致  
悔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  
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  
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  
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  
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是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鷄  
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為畊矣非特忘其耕且  
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  
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  
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  
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  
可幾矣膠膠莽莽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  
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



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為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味萊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酩酊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鼈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飢。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藟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萊為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萊。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菘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為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



方正學文集 卷四  
不為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眾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

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盍齋。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

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蠱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



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李卓吾云  
釋先一事  
天  
民德最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為著姓其先自發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

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後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



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為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尊。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為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

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且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為之。況為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力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為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子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一半陷于土。蘇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

徐疾琤琮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艷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為茲遊信樂也。而予猶有感焉。邑之名山。十者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



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為學道之戒也哉。同予遊者凡八人。楊汝器。王修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修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為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

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為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



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遵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為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歛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綰結。或變為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



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得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縲。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龍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非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

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修而為道德。施而為事功。發而為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為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輦。皆是也。二者之為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



林云類是任氣節不願利害的人有此本領方可以託孤寄命此先生借題為自己寫照也奈慙者世下之人而用類者累世

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儻以為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顛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聘智者馳騫太過釣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

不一見故霍元匡與王晉溪書可與是篇參看千古用人皆蹈此病以致危敗相屬可發一笑

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顛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顛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顛者有矣而慕乎顛者未始或見豈



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譴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譴名其窩。豈慕張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為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棖刻楠。丹漆黝堊。文窗綺疏。錦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褙。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臠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索足。拱手屈

全集  
綉幄



滕屏氣卑聲。傾歌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竒。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為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窳女婦事遊。譎賤昏握文法。富室擅華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撓。故能酬應。

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為記。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為庸眾人。以庸眾而視聖賢之資。疑乎



有<sub>下</sub>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  
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  
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  
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  
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  
至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間之中。  
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  
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儵然出塵之

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尚  
之儵然者。則已填穢穢汙。化為泥塵。而不自知。謂之  
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河濟。  
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  
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尚使怒  
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  
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  
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  
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  
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邑氏之貯清軒



也。軒之處士曰仲遊，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悶者，衆皆知其為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為色。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徹，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淆。色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色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

獄。議者寬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為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為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



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  
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于記。凡物有所宜者。必  
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驎宜於致遠。而不  
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  
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  
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  
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  
也。孟公綽宜於為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  
為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為聖賢之學者。脩之  
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

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  
以為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  
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  
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  
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  
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  
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  
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  
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  
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斂夕舒。春榮秋頽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已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

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際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行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子輒



請記。夫士成豈果為隱者哉。觀山於民。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賈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剛為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

詳云此篇以省字立言辭意精鍊先後貫

事讀之使人醒且

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己。輒以為是。而不省其為欺。見人侮己。輒以為宜。而不省其為妄。聞譽善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為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為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胷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為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



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願求  
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  
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  
有所長。子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  
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  
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  
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  
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  
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

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  
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  
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  
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  
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  
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  
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  
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  
予與廷剛也歟。況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  
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半。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

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



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  
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  
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  
憚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  
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  
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  
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

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盛一作富  
和一作溫  
薛云一篇  
始終以春  
字發揮筆  
力妙思如  
大將持兵  
勢莫敢敵

曹國李公羊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天子近戚重  
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  
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  
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  
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  
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為義  
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為之言曰。天以  
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以五常應變。



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為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茅慈祥，以化其

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羊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為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



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為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既追思

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天下道之。

○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為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為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為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為鄙。以富貴而慕山林。則為達。其於外慕。一



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為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為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為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為。絕刻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茅讀書之室。曰蘿月山。

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倏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為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為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為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為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為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為我。



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為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懼。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為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儻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為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壽昌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為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為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

劉羽石云。靜深之言。極其理道。而不腐。

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剡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為垣。夷級以為階。腴者為圃。而通者為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如穹而石如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蔽



按蘇上疑  
脫於字

或云乃下  
疑脫至字  
僕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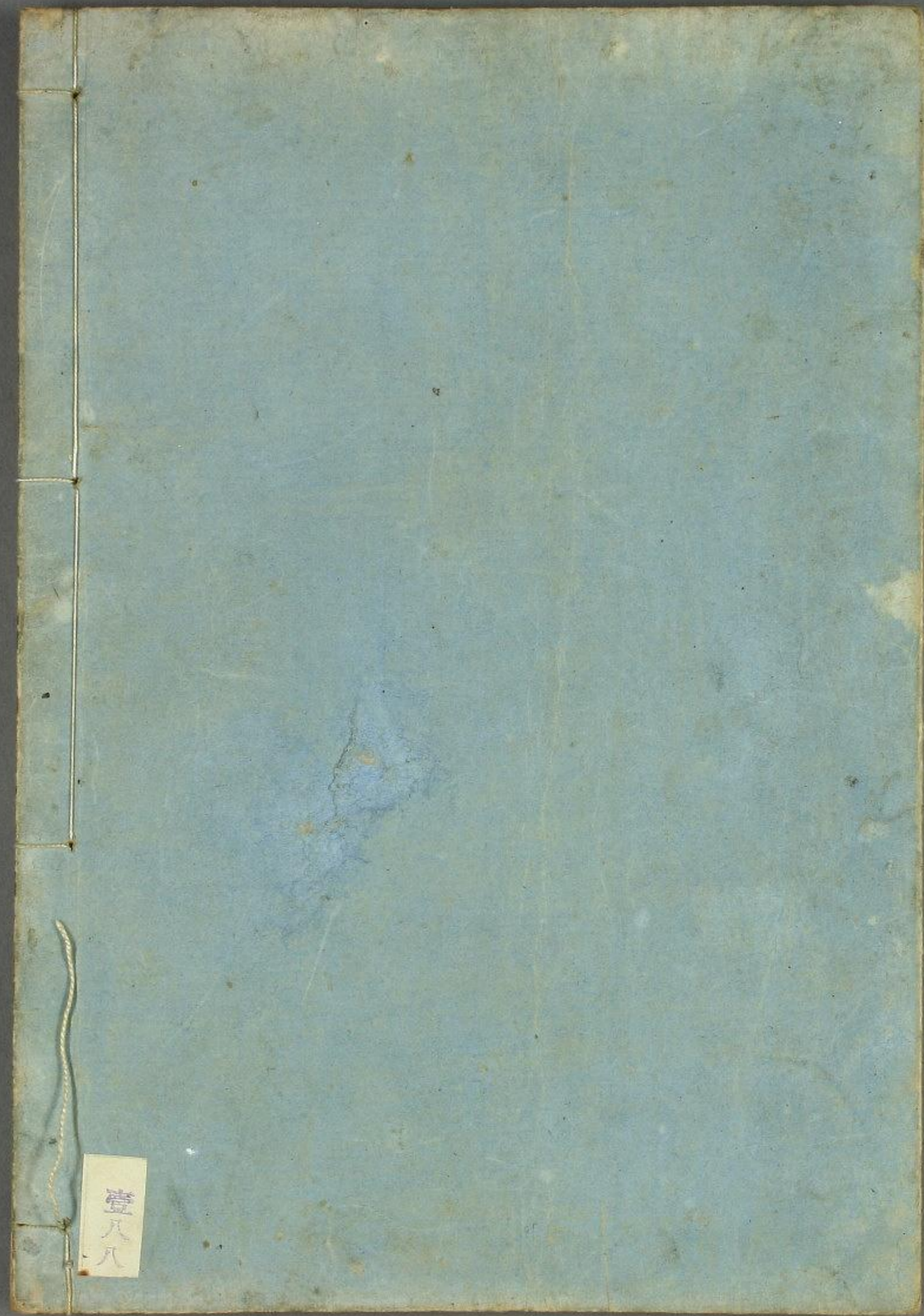
蘇而然也。市人屠費。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于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于瑰竒幽絕之境。不達其大。乃于緣木躋岩。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為我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

物恐當作  
特

道具于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于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于用而無窮。斯為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物可為觀遊之適而已哉。

方正學文粹卷四





壹  
八  
八